

H百味书斋

李季

花朵依然开满山

中国的南北分界线是秦岭——淮河一线，此线的南面和北面，无论是自然条件、农业生产方式，还是地理风貌和人民的生活习俗，都有明显的差异。秦岭对中国地理、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特殊的的意义，贾平凹写《山本》的初衷就是要为秦岭立传，他在《山本》题记中写道：“一条龙脉，横亘在那里，提携了黄河长江，统领着北方南方。这就是秦岭，中国最伟大的山。山本的故事，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。”可以说，这是一本关于秦岭的百科全书，秦岭的地理风貌、风土人情、民风民俗、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，书中应有尽有。当然，秦岭之大，不是一本书所能涵盖的，贾平凹不过是写了秦岭大山腹地中的一个小镇——涡镇，然而，窥一斑知全豹，涡镇就是秦岭的缩影，涡镇人的悲欢离合就是整个秦岭的阴晴圆缺。

《山本》的叙事模式是民间说史的模式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模糊的，我们只知道，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军阀混战的乱世。乱世之中的涡镇，为了自保成立武装，以暴制暴，最终毁于炮火。

涡镇名字的由来，是因为黑河和白河在此交汇形成涡潭，状如太极图中的双鱼。这是历史旋涡的象征，也是正邪两派斗争的象征。然而，书中的人物常常是亦正亦邪的。

《山本》写乱世，乱世中有杀戮，更有拯救，有大恶，更有大善，正因为有杀戮和大恶，拯救和大善才更显得弥足珍贵。悬壶济世的盲者陈先生救死扶伤，慈悲为怀的哑巴宽展师父救苦救难，奔忙在芸芸众生中的陆菊人古道热肠、扶危济困，他们就是涡镇的活菩萨，承载着作者对生命救赎的悲悯情怀。

正邪两赋论是《红楼梦》一书的哲学纲领，曹雪芹认为在正、邪之外存在第三种人性，是为正邪两赋，即为情而生，情诞生于正邪善恶之争的夹缝中，它超越了正邪善恶之争，不属于两派中的任何一派，而是自身独立，内蕴了真、美、爱、义、清净、圣洁、自由、创造等品质。这才是人世间精神追求的极致，人类极高明的理想，宇宙精神的终极目的。自从情诞生以来，善恶对立的两极格局就被打破，演变成善、恶、情三极格局。真正具有独立自存性的惟有善和情。《山本》中作者钟爱的主要人物陆菊人、陈先生、宽展师父，正是正邪两赋之人，他们仁慈、博爱，一如秦岭。只要有这仁慈、博爱在，秦岭就永远屹立在中国的土地上。

《山本》写苦厄，也写对苦厄的超越，贾平凹说：“巨大的灾难，一场荒唐，秦岭什么也没改变，依然山高水长，苍苍莽莽，没改变的还有情感，无论在山头或河畔，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，爱的花朵仍然在开。”那些开满山的花朵才是山之本，那些花朵叫善和爱。■

H茶悦人生 陈文明

兄弟与茶

《笠翁偶集》诗云：“结交在相知，骨肉何必亲。”说的是知己朋友结交，有时比亲朋好友还要亲密。生活中，若有这样无所不谈、情深胜亲的朋友兄弟，岂不更有乐趣。

偌大的城市，高楼大厦显得格外冷清，在冰凉的建筑格子间，人与人之间弥足珍贵的感情被分割得支离破碎。好在，有这么一个肝胆相照、相互扶持的兄弟，陪我饮茶畅聊，我们相谈甚欢。凄冷之中，尚有一掬温存的兄弟情谊，暖我身心。即便是寒风凛冽的冬日，也能让我心生暖意。

兄弟喜欢饮茶，无茶不欢，而我亦

然。因此，我们时常因茶而聚，在茶香悠悠中评古论今，在茶雾氤氲里悟道说法。但有闲暇，我便登门造访，好在住所相隔不远，来去方便。对于我这个不请自来的“不速之客”，他总会笑脸相迎，我则毫不客气地席地而坐，等待与他举杯对饮，畅谈一番。铺好茶具，摆上茶几，放正茶杯，烧开热水，捻出茶叶，不需多时，便可共赴茶宴。他有一套极为精致的茶具，茶几纯竹质地，茶杯茶壶烧制讲究，印花精巧，无不弥漫着古香古色的气息。尚未饮茶，便得这一视觉享受，已然心旷神怡，就愈发期待品尝他亲手所沏的清茶了。他沏茶的技艺，从我们怡然陶醉的神情可见一斑。少许功夫，他的茶便沏好了，一场如痴如醉的品茶之旅正式启程。那是唯独我们方可理解的世界，非一般的意境。我们嗜好清茶，浓酽浑然者，不足以清心静神。我尝举杯打趣：“兄长，咱们可是君子之交淡如茶啊，如此茶也。”他报以一笑，表示认同。



部
绘
出
宋
徽
宗
《文
会
图》
局

当然不会单纯饮茶，这虽不少享受，却有些许索然无味。饮茶论道，便是其中一大特色。他是绘画专业，我则主攻写作。他练的是瑜伽，我修的是佛性。我们所事不同，各有专攻，信仰有异。但无论聊什么，纵然角度不同，方法迥异，然而终能归到一点，大概是所谓的殊途同归吧。我们少有分歧，说得十分合意，彼此各有所获，也许冥冥之中，两心灵犀相通。他给我讲解《瑜伽经》，教我静坐冥想以及禅定，我收获匪浅。其诸多言语如醍醐灌顶，总会让我混沌之中茅塞顿开。我们饮茶如饮酒，推杯把盏，称兄道弟，碰杯而欢。

我清晰记得当初相识的场景，时值迷茫，没有方向。初次见面，如见故交，他便请我饮茶。在他的小屋里，茶香很快溢满空间，气氛平添几分亲切，那是我们平生首次交谈，没有感到讶异，相谈融洽。他问我梦想是什么，我说写作，但生存是基础，我欲曲线圆梦。他不以为然，说这是在人生路上绕弯子，是找托辞，在寻借口，年轻不去追逐梦想，青春不去燃烧，更待何时！颇感赞同，所谓一语点醒梦中人，正是他的一席点拨，让我迷途知返，直面人生。我燃起青春的火把，照亮逐梦的前途。

如果喜获新茶，亦会与我分享。他会兴奋地给我短信，说：“来啊，有好茶叶。”我喜出望外，欣然前去，一看果然好茶，赞不绝口。留下部分，剩下归我，如此空手而去，满载而归。当然，我若偶得好茶，也是乐于与之分享。我想，这分享的何止是茶，是人生，是真情，是快乐。

困境之中，我们相互勉励，收获之时，我们共同分享。有时不需言语，所有的心情和话语都会融入一盏清茶，相对而坐，各执一杯，细品慢啜，其乐融融。此时此刻，每一缕茶香，都是共鸣的桥梁。一杯知世界，一茶见深情，一切不言中。■

H读史侧翼 张勇

古代开学很隆重

古人的一生有“四大礼”，“入学礼”为读书人首个必经的礼节，其次就是“成人礼”“婚礼”和“葬礼”。

古时，新生入学叫“开书”“破学”或“破蒙”。学费是一份“束脩”；校服是一件“青衿”；上学装备是一套“笈囊”。

据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记载，具体入学时间是这样安排的：正月农事未起、八月暑退、十一月砚冰冻时。陆游《冬日郊居》一诗中云，“儿童冬学闹比邻，据案愚儒却自珍。”自注即称，“农家十月，乃遣子弟入学，谓之冬学。”从中可以看出，汉代的小学教育主要是利用农闲时间，这也是中国古代教学的一大特点。据《嘉靖太平县志》记载，明代太平县“令民间子冀盼八岁以上、十五岁以下，皆入社学”。至于入学时间，古代并不固定，除“秋季入学”外，还有“春季入学”和“冬季入学”。三种开学时间中，以“八月暑退”与现代开学时间最接近。

古代，新生入学不仅有隆重的“开学仪式”，而且备受重视。入学当天，儿童需穿新衣服和红鞋子。同时，家长要特意为孩子准备四样早餐：猪肝炒芹菜、蒸全尾鳞鱼、豆腐干葱、两个红鸡蛋。这些食品可是有寓意和讲究的，分别代表勤学当官、跃入龙门、聪明伶俐、连中双元。

据《礼记》记载：“礼义之始，在于正容体，齐颜色，顺辞令。”因此，古代开学仪式的第一课即是“正衣冠”。入学时，新生要一一站立，由先生依次帮学生整理好衣冠。然后，“衣冠整齐”地排着队到学堂前集合。恭立片刻后，才能在先生的带领下进入学堂。

步入学堂后，先要举行拜师礼。学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，双膝跪地，九叩首；然后是拜先生，三叩首。拜完先生，学生向先生赠送六礼束脩。所谓六礼束脩，亦即古代行拜师礼时弟子赠与师父的六种礼物，分别是，芹菜：寓意为勤奋好学，业精于勤；莲子：莲子心苦，寓意苦心教育；红豆：寓意红运高照；红枣：寓意早早高中；桂圆：寓意功德圆满；干瘦肉条：以表达弟子心意。其中“束脩”二字，有人解释为十条干肉。据《礼记·少仪》记载：“其以乘壶酒、束脩、一犬赐人。”郑玄注：“束脩，十胫脯也。”束脩在春秋以前就存在了，《论语·述而》中已有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

这种礼节，看上去似乎很繁琐，但它恰恰体现了师生之间以礼相待和谦逊文明的融洽关系。学生自入门之始，即接受尊师的礼仪教育，即使是皇太子也不例外。按照礼仪的规定，皇太子初入学门，拜见博士时，所携礼品，所着服饰，与博士的问答，以及最后的拜礼，和州、县学的束脩礼是完全相同的。这也说明，尊师重教在中国古代一直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重视，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

行过拜师礼后，学生要按先生的要求，将手放到水盆中“净手”，正反各洗一次，然后擦干。“净手”的寓意为净手净心，去杂存精，希望能在日后的学习中专心致志、心无旁骛。

然后，要举行“开笔礼”。包括朱砂开智、击鼓明智、描红开笔等。“朱砂开智”就是先生手持蘸有朱砂的毛笔，在学生眉心处点上一个红痣。因为“痣”与“智”谐音，寓意着孩子从此开启智慧，目明心亮，日后的学习能一点就通。“击鼓明智”来源于《学记》：“入学鼓箧，孙其业也”，意在通过击鼓声警示，引起学生对读书的重视。“描红开笔”就是学生在先生的指导下，学写人生的第一个字，这个字往往笔画简单，含义深刻。

古代的开学典礼和拜师津贴并不在意邀请众多有名望的人士出席，也不注重礼物价格的多寡。一系列的仪式只为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尊重自己的老师，老师也全身心地接纳自己的学生。■



H写食主义

王太生

菰雨生凉

“菰雨生凉”，这四个字，有烟水气。我见到时，字悬在木匾上，是在江南古镇同里的退思园里。

退思，让人望而思其义，这个人不再大红大紫、大富大贵，他已从热闹处转过身来，从喧闹转向寂静。

寂静的住所，自然是门前冷落鞍马稀。

园主人坐在亭子里，下棋、打瞌睡。或是暑伏溽热，午后刚下了一场雨，他坐在亭子里感到凉意，该披一件丝绸薄衣。

我倒愿意承认是后一种，在四周长满野菰、荷叶、蒲草的亭子里，亭子近水，群鱼浮头，午后闷热，主人坐在亭子里喝茶、搊扇，雨说来就来，雨来时风满亭，下过雨的亭子里，水雾缭绕，生氤氲凉气，翠色与烟老。

文人喜欢与菰相伴，天地植物，有水则有灵气。清代扬州文人焦循，构一小楼，名“雕菰楼”。楼虽丈许二层小屋，然名气极大。四面开窗，近观书塾外，曲水湾环，春草夏蒲、秋芡冬苇。焦循自己也在诗中说：“开窗但杨柳，坐久身不知。鹭起人烟尽，牛鸣即润迟。闲心变书史，病骨识天时。昔日张公子，犹有千首诗。”现在那座小楼没有了，一座房子荡然无存，但有一丛野菰，醒在文字中，依然窸窣作声，引为天籁。

菰，茭白。生于浅水的草本植物，叶似芦苇，根茎可食。秋天结实，皮黑褐色，状如米故称菰米，亦名雕胡米。

关于雕胡米，《西京杂记》有个故事，西汉时，有一个叫顾嗣的绍兴人，从小失去父亲，侍奉老母，非常孝顺。母亲喜食雕菰饭，顾嗣经常带着子女去采摘。还疏导水流亲自种植，大有收获。他家住太湖边，后来湖中只长雕菰，也没有别的草，虫和鸟从不来扰。

一碗雕米饭，宋人林洪《山家清供》里说，“曝干砻洗，造饭既香而滑。”不知米香如何？滑爽几许？反正林洪的食堂里，有许多这样散发植物清香饮食，得林木水泽之气。

毕竟不是多数人知道雕胡米，茭白才是寻常物。

茭白这东西，从前水乡人不吃，见外面的人吃，也跟着吃了，就像抓到螃蟹的人，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那样。

我以茭白入菜，通常切丝炒肉，油光湿润，二味渗透，才是好吃。至于《随园食单》所提茭白另一做法，“切整段，酱醋炙之，尤佳”，则完全是一片山川清雅的素食主义。

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就很意思，茭白叫茭白似乎有些俗，称它为“菰”，就显得雅，易入诗入画。

在我的家乡，茭白被称为高瓜，长在水泽里。我一直觉得水有植物的清香，蒲、苇、菱、芡……当然也有菰。这些水生的植物，让水体有一种独特的淡淡香味，释放出水流相送的生命活力。

当然，还是回到“菰雨生凉”，雨水落在植物上，则植物变凉，并播散开去。青浮萍铺底，美豆娘嘤嘤盘亘其间。暑热散去，凉风既起，则有虫儿开始窸窸鸣吟……

其实，水生植物，也并非只有“菰雨生凉”，一场雨后，天色向晚，荷雨会生凉，蒲雨也生凉，只是没有“菰雨”来得雅致。

夏天，清凉饮食亦可解暑。从前我跟着外婆大伏天喝糁儿粥。菰米能做饭，也一定可煮粥。

我要是早生一百年，大概会在一场雨后拜访这座江南老宅子。

虽然林洪把菰米饭说得米粒香滑，我倒是想着园主人家中用柴火熬着一锅菰米粥。

暑意消褪的园子里，菰米粥大概是不错的饭食，当然再配上一盘茭白炒肉丝，该是最好了。■